烟台出了个王懿荣

王懿荣展览及其他

■王帅

2024年的时候，我在筹备《赵忠秋剪纸暨芸廷收藏近现代书画展》的同时，其实计划着同步举办明清书画的展览。

须知此事要稍行，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购得的展览已经让我疲惫不堪，后面的展览只能延后。我不能瘪气用事，每件事情我们都想做好，这就不能由着自己的脾气来，要有完全一点的储备。这就是王懿荣的展览延迟一年多到今天的原因。

那么话说回来，明清书画展览里为什么特别挑选王懿荣这一章节做单独的主题展？其实作为我们烟台人应该有同感，这个人让我们骄傲，我也是其中之一。拿福山来说，王姓是大姓，古规王又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现实社会里；大家数落群星，但从历史的角度俯瞰，百年如一日，历历在眼前。

我这一代是古现王第十八世，我和我小哥说，怎么样能够体现我们认知的王懿荣，又避免搬梵子贴名人的嫌疑？他说：你这就是想多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就做好了。你这么多年收藏也不容易。

确实，我在这几年向王懿荣纪念馆捐赠过两批作品。但我陆陆续续收集他的藏品几十余年，经手过眼之余，得益于这些年我的师友，慢慢把这批藏品的学术价值得以细细研究、拓展，最终形成我们目前的学术认知和探索，所以随着这次展览，同时发布由芸廷文化和中国书画研究集刊发起的，浙江大学安俊孚友的学术著作《金石巨眼王懿荣》。

从今年春节到现在，都忙于出版社约定的另一本书。春意阑珊，稿债难还，一懒对百缠。遗憾的是我们都很勤快。五体不勤，其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只是我们还年轻，还要努力，还要工作，拒绝躺平，没有不勤的理由。

这本书稿的写作难度对我挑战很大。因为当你把自己放在时代的背景里，仅仅靠个人的才气和文笔，靠草成文发行，那对自己也是说不过去的事，但要尝试回到当年的时代，同气相求，自己的学养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新年以来，我读书补课的时间，要远远大于写作的时间。但我也非常清楚，我这临时抱佛脚急就的东西，有多少含金量，自己心里有个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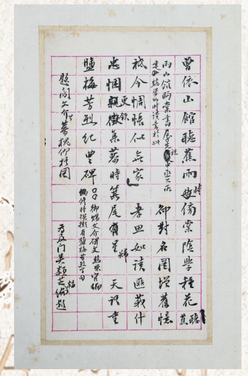
所以这次展览，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专注于此的全国各地的学者，他们是浙江大学的白谦慎先生，复旦大学的陈麦青先生，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的周永良先生，西安碑林的陈根远先生，浙江大学的薛龙春先生，以及故宫的秦明先生。当然，每位参观这次展览的我亲爱的朋友和老乡们，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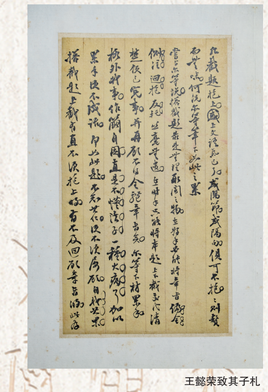
历史是无法还原的，但是跟着感觉走终究不是乘远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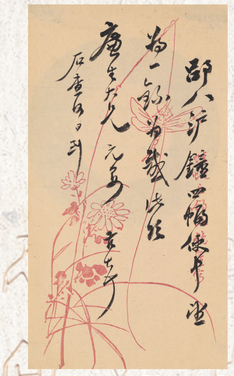
这个展览，我把我自己的努力展现了，大家看了天家各自的感触。我们万千的想法和感触汇集到一起，就是这次王懿荣展览的目的了。他是我们烟台引以为傲的乡贤，又是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能在家乡做这样的一个展览，我只能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都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有时间也无妨去看看，因为看完了，或许我们都有新的想法和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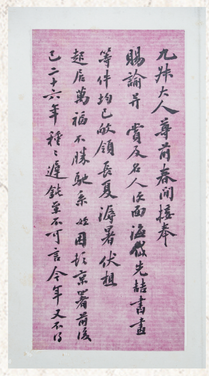
2026年4月19日
客居杭州二十余年矣


王懿荣诗文稿册


王懿荣致其子札


潘祖荫致王懿荣札

王懿荣致王亿年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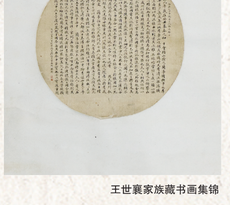

王懿荣致王翰札

王懿荣致王翰札

王懿荣致王翰札

王懿荣致王翰札

王懿荣致王翰札


王懿荣致王翰札

跨时空的文化对话

——感谢王帅先生

■王婉婧 胡月

芸廷文化发起人、鲁东大学教授王帅先生作为福山人，和王懿荣同宗同族，致力于收藏和研究，对家乡先贤王懿荣金石研究有很深的情结，多次将王懿荣旧藏的书画、古籍、拓片及相关文物无偿捐赠故里。2023年将王懿荣藏《姜白石道人诗集二卷》《书画图轴》，2024年将《王懿荣旧藏倩侃父钟拓本》《王文敏父子兄弟手札》《王懿荣奏折底稿及信札诗文稿册》等珍贵文物资料捐赠我馆。这次，又给家乡带来“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

作为纪念“甲骨之父”王懿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王懿荣纪念馆始终以征集珍贵文物、挖掘历史价值、弘扬人文精神为己任，致力于让承载福山印记，彰显民族智慧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延续。多年来，王帅先生以深厚的文化素养、高尚的家国情怀，深耕字画收藏与研究领域，并用无偿捐赠的实际行动，为我馆文物征集、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事业注入了强大力量，其贡献卓著、意义深远。

王懿荣作为清末金石巨匠、甲骨文发现者，其相关藏品是我馆展陈与研究的核心重点，王帅先生捐赠的《姜白石道人诗集二卷》、拓片、手札册页、奏折诗文底稿等，皆是与王懿荣直接相关的实物遗存，与我馆聚焦王懿荣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甲骨文化的办馆宗旨高度契合，让馆藏体系更趋完善，也让我馆得以更全面地展现王懿荣的治学之路与人文风采。而王世襄家族藏书画集锦，更是串联起王懿荣与王世襄家族的社会关联，为馆藏增添了更具特缺性与研究价值的珍贵展品，让我馆展陈内容更加丰富立体。

王帅先生的捐赠不仅是文物的传递，更是秉持情怀与责任担当的彰显。先生作为福山人，始终心系家乡，将个人珍藏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故里，既承载着他感念家乡的深厚情感，也充分展现了他对家乡文物事业和文化建设的高力支持，彰显了新时代优秀企业家对文化文物事业的满腔热忱与责任担当。先生多年来不仅聚力于文物捐赠，更心系家乡公益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产业，乡村振兴发展，多次慷慨捐献捐物，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优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全社会树立了“守护文化、回馈家乡”的榜样，带动更多人关注、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事业。

本次展览以芸廷文化收藏的王懿荣信札为核心展品，搭配王懿荣纪念馆部分馆藏文物，重点展现王懿荣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晚清各界名士的交往历程，清晰勾勒出当时樽跨官场、学界、市井的多元文化网络，生动诠释其学术追求与家国情怀。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信札，不仅兼具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更是目前私人收藏中数量最多、最为系统的一批，为研究王懿荣生平事迹与晚清文化生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值得关注的是，光绪年间王懿荣心怀敢上，编撰《海岱人文》守护福山文脉；百余年后，芸廷发起人王帅以系统收藏其遗墨为己任——此举与王懿荣生前的实践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两端的努力，共同接续福山文脉，如同一场未竟雨复兴的文化对话。

在展览筹备期间，烟台市福山区文旅局与王懿荣纪念馆在方案策划、场地协调及项目落地过程中，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协助，对此我们深表谢忱。此外，关于信札及其图录的释文、考证部分，浙江大学艺术史系梁石、邓春扬，以及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褚信武等师友先后提供了诸多极具学术价值的参考意见，于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们始终秉持流动与开放的理念，更希冀此次展览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通过对这批史料的系统呈现，我们期待为学界与公众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与一组开放的议题，并呈现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及其社会关系。可以说，王懿荣在金石学与书法领域的形象建构，以及其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运作，均根植于深厚的“关系”网络之中，而“朋友圈”又依托信札、对联、题跋等文字与视觉载体得以呈现。

『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

■温安俊

提到王懿荣，后世多仅知他为甲骨文发现与收藏“第一人”及爱国先驱。回溯既往相关展览，其视角亦多聚焦于王懿荣的个人生平或金石、书法成就。本次展览则尝试将重心从“个人”转向“网络”，以“朋友圈”为展示对象，旨在呈现其间的关系结构、互动方式、物质媒介，以及知识在晚清士人日常生活、交游网络中如何产生与传播。

2023年10月，我初次寓目芸廷文化所藏的王懿荣信札真迹。2024年5月，在浙江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与芸廷文化联合主办的“河南河北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访碑途中，芸廷文化发起人、鲁东大学特聘教授王帅老师邀请我以“王懿荣的朋友圈”为题撰写专文，并首次提出筹备展览的计划。2025年，该项目因我出国访学而一度搁置，直至当年年底才得以重启。

“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以科举与金石为主线，此二者既贯穿了王懿荣的学术与艺术生涯，也是其社交网络的两大核心维度。展览以这一对应关系为线索，通过“科名学业”“亲缘姻盟”“同道合响”及“翰墨寄情”四个单元展开。具体而言，本次展览以芸廷文化的藏品为核心，辅以王懿荣纪念馆之珍藏，展品涵盖稿本信札、书法墨迹、金石拓本，以及王懿荣生前所用的官印，龟注视等实物，力图呈现他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人的交往，勾勒出横跨官场、学界与市井的文化网络。我们希望通过这批藏品，彰显他的学术旨趣与家国情怀，揭示他在晚清文化史中的重要位置；他既是京师与地方的桥梁，也是官场与民间广肆之间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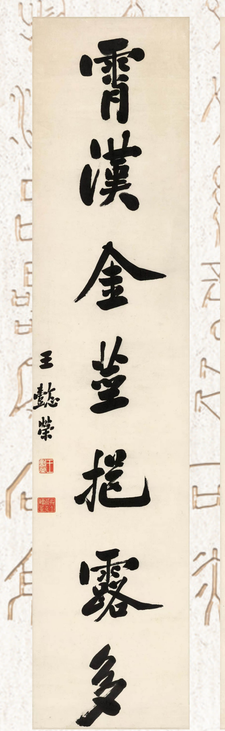
此外，展览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也融入了晚清人物立牌、模拟社交软件对话框等视觉形式，以期增强展览的可观性与趣味性。观众在“一页一事”的阅读式观展过程中，不仅能体察信札背后的故事，亦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人的生活情致与社交困窘。

值得一提的是，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的相关信札兼具史料与艺术价值，为现存私人收藏之最。若仅将其视作交友材料，未免可惜。其中可挖掘的议题极为丰富，既有我长期关心却缺少史料支撑的问题，也有因这批材料而获得研究契机的新课题。例如，王懿荣身处“官日崇而贵日甚”的矛盾境遇，这与传统认知中“升官发财”的逻辑相悖，“穷一绅一好古”的三角关系，从他个体经验到私人话语，再到传记书写，最终成为集体记忆和常识，这一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他如何借助文化修辞和学术实践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其次，王懿荣七次科考不像，未能及早进入官僚体系核心，他如何在当时的金石语境与社会网络中运作“资本”，同样值得探讨。最后，这位被后世誉为甲骨文“第一人”的学者王懿荣，其事业竟多出自他人之手，形成了某种名实悖论。凡此种种议题，芸廷文化所藏信札均提供了关键的文献支撑。总之，光绪年间，王懿荣怀桑梓之情，编撰《海岱人文》以守护故土文脉；百余年后，芸廷发起人王帅以系统收藏其遗墨为己任——此举与王懿荣生前的实践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两端的努力，共同接续福山文脉，如同一场未竟雨复兴的文化对话。

王懿荣纪念馆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号养潜居士，别署钝根，山东福山古现村人。因生性耿介，人称“东怪”。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更以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的身份为世人所熟知。

他以地缘、姻亲、科第与金石为纽带，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包括陈介祺、潘祖荫、翁同龢、吴大徵、盛昱、李文田、孙毓汶、宋庆、李端遇、沈曾植、李慈铭、黄绍箕、张之洞、张佩纶、张人骏、鹿传霖等。


王懿荣对联

风吹不走 雨打不去

■王崇和

我对书画研究是外行，对王懿荣的书法作品更是知之甚少，得知芸廷文化要举办王懿荣书札作品展，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不住要来说几句话。

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王懿荣的1899年》。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顶峰，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但转过年来，他就因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失败而投井殉国，人生从绚烂到幻灭，仿佛只在转瞬之间，让人不可抗拒，也让人猝不及防。站在百年之后回望这段历史，自然会让人无限感慨：个体的生命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是那么地脆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是如此地密不可分。

文章发表于当年的12月29日，是为迎接千禧年而写的，只能算是应景之作，所以当时只是粗略地查了点资料，并到王懿荣纪念馆和福山区古现镇东村《王懿荣老家》走行了短暂的走访，就草草成篇了，其实对王懿荣并没有深入地了解，文章的观点也很肤浅，虽然当时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转眼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很多事情和变故，自己对历史的兴趣也从关注宏大叙事回归到了关注生活本身。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王懿荣，感觉就不一样了，他不再是一个书本中干巴巴的姓古之人，也不再是一个脸谱化嘿生生的仁人志士，而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同样微不足道，但他有痛苦，有挣扎，有抗争，有坚守，而这才使泯然众生的王懿荣成为了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如今研究王懿荣的学者和著作都很多，我非此道中人，自然不敢妄言。不过，凭我对王懿荣有限的了解，我觉得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他的一生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可以不穷但却选择了穷，可以不死但却选择了死。选择了穷，使他的学识才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选择了死，使他的生命入格实现了最高层次的价值。他的命运走向虽然摆脱不了时代的左右，但他的生命价值却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王懿荣的穷，源自他对金石之学的痴迷，以至于几近魔障，同时代的读人王仁东说他“于书无所不观，而于摹擢奇字尤善悟，视当时通儒所获独多，盖天性也。为人坦生，不屑问家人生产。至购买书籍古器，即典衣质物不惜，故官日崇而贫日甚。”

王懿荣虽然三为国子监祭酒，但作为一介清流，他那点微薄的俸禄根本支付不起收藏的需求，所以生活时常陷入困顿之中，但他固于穷，却也乐于穷，他在与友人的书中说，“弟金石之癖与日俱加，近来又兼耗宋元旧椠本书，虽与簪境不甚相宜，然目是性分中一事，竟不克此一欲也。”还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领家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明知自己的爱好是一种“病”，他却宁愿一直让自己病下去。

对于古代士人的这种雅好，苏东坡曾经在《宝绘堂》记中这样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还自笑自己当年沉溺于书画，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苏东坡是个通达之人，他收藏求的是乐，而王懿荣则认真得多，他求的是个理，是要“因古人之器，以求古人之心”。当然我们据此也可以断定王懿荣是学问大家，而非文学大家，他是个留意之人，而非寓意之人，不过，若用苏东坡的态度对待古人器物，只恐怕家里八买回来的龟甲龙骨列案陈前，他可能也不会精加留意，而王懿荣却留意到了，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王懿荣的死，也是对世事大过留意的结果。他本是一介书生，虽然通过科举入仕，做的也不过是散官闲职，没有实权去对抗职责参与制定庙堂大计，如果他能“寓意于物”，完全可以玩金石，赏烟霞，活得优哉游哉，即便真的山河破碎了，大不了归隐深山做个先朝遗民罢了。但他却偏偏喜欢多管闲事，1894年，老佛爷六十大寿，朝廷耗巨资筹办万寿庆典，在一片歌功颂德的阿谀声中，他却斗胆上奏《叶请暂停点景　但行朝贺疏》，引来朝野侧目。当年年底，日军入侵山东半岛，他主动请缨，奉旨回乡筹办团练，虽然壮志未酬，但却留下了“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邻夷敷，五夜犹闻垒刁鸣”的诗句。

眼见国事日非，朝中大臣憧憧不可终日，他却一直尚思有为，在给几子王崇烈的信中，他是这样说的，“吾父母吾不能奉养矣，此后之致身君国者，赴汤蹈火亦不敢辞。”

北京城破之际，他临危受命，出任京城团练大臣，据说这是慈禧太后对他当年上奏折的报复，但对于王懿荣来说却正是求仁得仁，“此天与我死所也”。临难之时，他写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这和文天祥当年写下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如出一辙，国事已不可为，所谓的“主”更不可与为，但他们却都死死不肯放手，因此也只能说，他们是在为自己而为，他们为的是自己心中的抱负，胸中的正气。他们收拾不了破碎的山河，他们收拾起的是人间的道义。

这样的王懿荣当然就不仅仅是生不逢时了，他其实已经超越了时代。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尽管很多人的命运如同泥沙，但有的人却活成了礁石，潮水可以一次次地淹没他们，但却永远带不走他们。

也只有这样的王懿荣才会活得优雅，活得风流蕴藉，因为说到底优雅是一种体面，风流是一种精神，而像王懿荣这样的人，一生所致力追求和维护的就是人间的这种体面和精神。这样的优雅，这样的风流，风吹不走，雨打不去，浪也淘不尽。

王世襄家族藏书画集锦